

# 镜中归途：一个异乡白族的身份寻找

□ 赵渝

## 作者简介

赵渝，白族，自1984年起从事摄影工作至今。系云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、大理州摄影家协会会员、大理市摄影家协会会员、云南省摄影家协会第六、七届理事、大理州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、大理市摄影家协会主席。

作品曾参展历届大理国际影会、西双版纳国际影会；《共和国脊梁》入选第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并获评委会推荐奖；《万人红装颂》入选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；《李梅英为孩子们上课》入选第十三届中国摄影艺术节“全国脱贫攻坚摄影展”；《誓言无声》入选第九届云南省摄影艺术作品展；《古生情怀》（组图）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《牢记嘱托护生态 美丽云南见成效》摄影大赛一等奖；《今日白族》获第十届大理国际影会中国DIPE国际摄影节主席联盟奖；《隔》系列获中国（第十二届）“一条大河”西双版纳国际影像展优秀摄影师奖。组织并参与《中国白族群像》《天下大理》《东西看大理》《百年大理》《苍山图志》《大理石图志》等大型摄影项目，且相关成果已出版画册。



相机是奇妙的边界。当取景框对准大理的山水与人烟，我按下快门的瞬间，一个在城市长大、血脉里流淌着白族记忆的“异乡人”，正笨拙地试图辨认自己灵魂的轮廓。这机械之眼，竟成了我重溯身份长河的唯一竹筏。

初到大理摄影时，我像闯入秘境的旅人，被银饰的冷光、绕三灵的欢歌与扎染的蓝白深深吸引。我贪婪地收集着这些鲜明的符号，仿佛将“白族”二字具象为服饰与歌舞的拼贴画。这种猎奇式拍摄，满足的是对“他者”的惊艳凝视，却如隔雾观花——影像越璀璨，心底的疏离越强烈。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笑脸，终究无法回答我：一个疏离于本土土壤的游子，根系究竟在何处？

于是我收起浮光掠影的冲动，执意潜入更深的文化流域。《中国白族群像》便诞生于这种执拗的求索。我试图用影像的经纬，编织出一张名为“白族”的巨毯。这系统性的记录固然呈现了族群文化的丰饶肌理，如同绘制一幅精密地图，然而地图终究不是故土。我透过取景框，一种新的隔膜悄然滋生——我是否在用他者化的凝视，丈量着自己本该归属的血脉？

真正唤醒我的，恰是那些“非典型”的日常：菜市场里，白族老妪的围裙下摆扫过二维码；洱海边，年轻渔夫收起尼龙网，手机里播放着流行乐曲。故乡，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融于现代性的洪流。《渔非鱼》与《今日白族》的创作，便源于这份刺痛后的

顿悟——它们不再执着于追寻“纯粹”的白族符号，而是捕捉传统与现代在个体生命中的奇异共生。在菜贩扫码的指尖、在青年渔民牛仔褲的褶皱里，在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缝隙中，我触摸到一种更真实的“存在”。这存在是混杂的、流动的，却饱含生命的韧性温度。

正是在这样的影像实践中，我踏上了最深的归途。那洱海边拉客的青年，他低头看手机时专注的眉宇，竟与我城市生活中的某个瞬间重叠；那位在游客镜头前从容整理白族头饰的阿姨，她眼中温和的韧劲，恍然唤醒母亲劳作的背影。原来身份的根须，并非深植于表演性的仪式或固化的符号，而是潜伏于平凡日子的呼吸之间，潜伏于面对时代洪流时那份

共通的从容。

摄影终究是一面镜子。当我将镜头从“他者”式的猎奇与概念化的记录中移开，转向生活本身那混沌而蓬勃的质地时，镜中那个“异乡人”的轮廓竟开始清晰、变得柔软。我不再焦虑于寻找一个“纯粹”的白族身份，而是在这流动的、交融的现实中，确认了自身存在的坐标——一个带着现代烙印的白族之子，血脉中既奔涌着三坊一照壁古老回响，也激荡着数字时代的潮音。

镜头终将穿透浮华表象，照见生命深处幽微却坚韧的根。当影像的潮水退去，那显露的河床之上，身份如卵石般静卧——它无需标签，只在真实生活的冲刷中日益温润。

（以下图片均为赵渝摄影作品）



白族吹吹腔



大理古城南门



小双娘



白族妇女头像



大理银桥



经纬里的苍洱时光